



大學啓發集

二

廿七

959
2



959
2



大學啓發集卷之二



八條目

問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八目最初十一故矣曰古人這處已

自有小學了語類十四

名窮

小大

答胡廣仲書曰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

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

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文集四 十二

答范文叔書曰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為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

文集三 十八

答林擇之書曰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

居窮

全

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

次進步處耳 文集四 十三

答潘恭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十五 遠方三表自今

鹵莽滅裂來莊子
二字

答林擇之書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 上蔡說 便有此病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

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
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
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孟子
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
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
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
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
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文集

四十

三

答胡廣仲書曰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
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一先生語却
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
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
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
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
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

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
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
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
蔡五峯旣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
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
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
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
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

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
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
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
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
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
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如此蓋曰子厚
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
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

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文集四十一答吳晦叔書曰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彙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

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五血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所謂知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

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
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
事知之淺
而行之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
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
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
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
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
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

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
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
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
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
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
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
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
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

糾
居有反
二トラ

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
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
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
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
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
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
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
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

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
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
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
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
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物之
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
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
行後既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
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

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
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
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
乎此也侯子所關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
底之言正其說破此意如南軒所
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
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
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

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
察而詳諭之文集四
十二

蔡元思問大學八者條自若必待行得一
節了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徹看
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遇著
物來面前使用格知之所至使用致意之
發使用誠心之動使用正身之應接使用
脩家使用齊國使用治方得曰固是他合

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就這
大規模上說起只是細推他節目緊要處
則須在致知格物誠意迤邐連屬做將去云云
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
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
不成說身未脩且待我脩身了却來齊家
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著如此做若隨
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語類十五

自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先致其知皆是隔
一節所以言欲如此者必先如此致知在
格物知與物至切近正相照在格物所以
致知物才格則知已至故云在更無次第

也語類十五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
格物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
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

虛字

格物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
又緊得些子 語類 十五

大學中大抵虛字多如所謂欲其而后皆
虛字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致知格物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實字今
當就其緊要實處著工夫如何是致知格
物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皆有節目須要一
一窮究著實方是 語類 十五

八百次方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致知在格
物詳其文勢似皆是有為而後為者曰皆
是合當為者經文既自明德說至新民止
於至善下文又却反覆明辨以見正人者
必先正己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亦是此意 語類 十五

輝問竊嘗謂自昔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須
由格物致知功夫次第曲折然後始能自

明其明德也。今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便能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格物致知之功，略不煩於用力焉。豈不隨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曰：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道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則似不成言語。只得如此說過，如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豈是刪了上四事耶？

文集六
十二

本燔問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脩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願聞其指，曰：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即齊家之大者。

文集六

十二

蜚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效能

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闡門之內
或未盡化况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
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
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
模却是自家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
了他底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己
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
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

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
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_レ得到得
做不_レ去處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著恁地
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
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
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
規模外極規模之失內推至於事事物物
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為聖賢之學

語類

問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湏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為善也未肯便與你為善欲不為惡也未肯便不與你為惡知得到了直

是如飢渴之於飲食而今不讀書時也湏收斂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湏是下工夫方見得語類十七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

知思

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

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

一云蓋知又問知與思於身最切緊曰然

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

事思所以用夫知也語類十七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

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語類十七

或問宰萬物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

便是宰宰便是制又問孟子集注言心者

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言妙衆理而宰萬物

如何曰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

具字便平穩語類十七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

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

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

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

一層如謂一段

一家

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
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
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
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
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
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
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
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

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
時便有箇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
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陰陽
有陰陽便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
有此四者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
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
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
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

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

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湏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

覺此理也

語類
十七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
向疑其似於為人今觀之大不然蓋大人
以天下為度者也天下苟有一夫不被其
澤則於吾心為有慊而吾身於是八者有
一毫不盡則亦何以明明德於天下耶夫
如是則凡其所為雖若為人其實則亦為
己而已先生曰為其職分之所當為也

語類

或問九

五十

為己者無所為而然無所為只是見得自
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邊
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
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
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己
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器遠問
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

次序

報仇這是有レ所レ為レ否レ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為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為別人不是要人知語類

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

譽者語類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

是推此理要做二節看語類

自格物至修身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天下自內以及外語類

垂拱殿名奏劄曰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識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

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文集
答江德功書曰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
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
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
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
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
相南北矣未說未審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
為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

格物

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
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冢宰法制
之事意思不同文集四十四
格物莫先於五品語類十五
致知有甚了期語類十五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
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語類

五十

格物是夢覺關

格得來是覺格
不得只是夢

誠意是善

惡關

誠得來是善誠
不得只是惡

過得此一關上面工

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

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又

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

來是人誠不得是
鬼語類十五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

今日致知明白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

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

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語類百
十八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

處

語類
十五

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

人其它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

一節

語類
十五

致知誠意正心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

主於別識意則主於營為知近性近體意
近情近用語類十五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語類十五

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處正心如戒
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語類十五

敬之問誠意正心脩身曰若論淺深意思
則誠意工夫較深正心工夫較淺若以小
大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脩身地位又

較大又較施展語類十五

誠意正心脩身意是指已發處看心是指
體看意是動心又是該動靜身對心而言
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內外都盡若
不各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
心將自正則恐懼好樂忿懣引將去又却
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則外面更
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

極語類
十五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
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
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
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
之體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必
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
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

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

耳語類
十五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
底却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
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一
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箇字也
得改做那一字也得語類
十五
敬之問誠意正心誠意是去除得裡面許

多私意。正心是去除得外面許多私意。誠意是檢察於隱微之際。正心是體驗於事物之間。曰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只是就好裡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

清裡面有波浪動蕩處

語類 十六

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它。直要意識，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語類 十六 塞

知至意識，是凡聖界分關隘。未過此關，雖

順推

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
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著力進
步也 語類十五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
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
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
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

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功夫也 語類十五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五者其實則相串而以做工夫言之則各
自為一事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
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著而字
則是先為此而後能為彼也蓋逐一節自

有一節功夫非是儻侗言知至了意便自誠意識了心便自正身便自脩中間更不著功夫然但只是上面一截功夫到了則下面功夫亦不費力耳先生曰亦有天資高底人只頭正了便都正去若夾雜多底也不能如此語類十六

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識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鳥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問知未至之前所謂謹獨亦不可忽否曰也不能恁地說得規模合下皆當齊做

喙呼對反音
海鳥獸之
喙也

然這裡只是說學之次序如此說得來快
無恁地勞攘且當循此次序初間欲明明
德於天下時規模便要恁地了既有恁地
規模當有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工夫自然
有次序功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
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
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只是就這規模恁地廣開去如破竹相似

逐節恁地去

語類
十五

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
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
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
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
語類
十五
誠意正心章一說能誠其意而心自正一
說意誠矣而心不可不正問脩身齊家亦
然否曰此是交會處不可不看又曰誠意

以敬為先語類十五

或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為一事一物在到知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今或問中却少了他這意思語類十五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

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語類十五
陳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都能如此還亦須從致知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昭明做得來恐易曰也如此學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畧畧恁地勘驗一過其實大本處都盡了不用學只是學那沒緊要底如中庸言及其至也雖聖

人有所不知不能焉人多以至為道之精
妙處若是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
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為聖人這至只是道
之盡處所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太
本大根元無欠闕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
度便也須學語類十五
問看來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凡八事而
心是在當中擔著兩下者前面格物致知

誠意是理會箇心後面身脩家齊國治天
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他本經去脩身上
截斷然身亦是心主之語類十五
李從之問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何故只言
脩身曰脩身是對天下國家說脩身是本
天下國家是末凡前面許多事便是理會
脩身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又是以家對
國說語類十五

未書疑厚我
ニテテ薄ヲ人ニシ
ナクシ

一本作云

答江德功書曰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
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
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下又已該舉自
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齊家要讀者
有以知夫人道之大存在於此不可同於
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未視之此意不可
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
氏之■意而何哉

文集四
十四

舊本經文之末
二增知本
總論

答江德功書曰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
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
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
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脩則雖
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
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
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文集四
十四

文集四

三

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爲
之條目以發其意而傳意則又以發明其
爲條目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
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乃其明之之工夫
耳曰若論了得時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
不用下面許多聖人爲學者難曉故推說
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
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

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爲欲
明明德則彼此無不同也譬之明德却是
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却是下工
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脩身之際要得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
于五者之間方分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
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爲物欲所蔽卽是
珠爲泥泥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

泥於卷及泥著
物也

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
箇是大綱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內下面知
止五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是服藥下面
是說藥之效驗正如說服到幾日效如此
又服到幾日效又如此看來不須說效亦
得服到日子滿時自然有效但聖人須要
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明德三句後面又
分析開八件致知至脩身五件是明明德

事齊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民事至善只
是做得到恰好後面傳又立八件詳細剖析
八件意思大抵閑時喫緊去理會須要把
做一件事看橫在胸中不要放下若理會
得透徹到臨事時一一有用處而今人多
是閑時不喫緊理會及到臨事時又不肯
下心推究道理只說且放過一次亦不妨
只是安于淺陋所以不能長進終於無成

大抵是不曾立得志枉過日子且如知止只是閑時窮究得道理分曉臨事時方得其所止若閑時不曾知得臨事如何了得事親固是用孝也須閑時理會如何為孝見得分曉及到事親時方合得這道理事君亦然以至凡事都如此又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又

問上達天理便是事物當然之則至善處否曰只是合禮處便是天理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亦只要入理會得此道理又問大學表裏精粗如何曰自是如此粗是大綱精是裡面曲折處又曰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裡面事要切己故修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又問真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

闡善及闡也開也

曾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
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

語類
十五

李堯卿問經文先從明明德於天下節次
說來說至下工夫之處始謂致知在格物
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說至成功之終
處謂天下平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
知夫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
之終則不可不至於傳之十章則專以進

功為言蓋進功之序在學者當深知其然
則成功之驗自可終耳此傳文釋經之意
也曰此說得之

文集五
十七

大學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
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
許多事一如鎖子骨才提起便總統得來

語類百
十七

答程正思書曰大學或問所引孟子正是

傳授血脉與援引牽合者不同試更詳之

文集
五十

大學啓發集卷之二終

大學啓發集卷之三

三綱領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個會明其明德語類十六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方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

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
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
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
俊德之類可見語類十七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
今人多鶻鶻突突西戎言語似無這箇明命若常
見其在眼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
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

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
動非天而何問苟日日新日日新曰這個道
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才
剔撥得有此通透處便湏急急躡蹤趨鄉
前去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使
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
新又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
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

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
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
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
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
是若人民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
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語類十六
問顧諟天之明命言常曰在之如何曰顧
諟是看此也曰在是如目存之常知得有

此理不是親眼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便是這模樣只要常常提
撕在這裡莫使他昏昧了子常見得孝父
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語類十六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曰在之說得極
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
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
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

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
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
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
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
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
帛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
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語類十六

問常日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物
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

語類十六

顧諟天之明命諟是詳審顧諟見得子細

語類十六

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
何是體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
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

或問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
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
體語類十七
問或問常自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
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
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
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
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

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
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
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
可以見其形象耶語類十七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
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人何也曰只是言
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
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

新民

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語類 十七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着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語類 十七

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語類 十六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汙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

亡非是有兩物曰然只是在一念間爾如
顧諟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裡却
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
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
為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裡我却
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箇
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語類
十六

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
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
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義蓋為早間盥
濯才了晚下垢汗又生所以常要日新類語

六十

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
民日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

意者申言新民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
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橫渠
云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
互相發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
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今大學可且
熟讀語類十六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
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着來大

大
大
大

或問

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
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
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
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
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語類十七
問冊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

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故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由坤卦說敬義語類十七答江德功書曰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

一事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文集四十四陳夢良問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曰二章兼明自新

至善

文王篇

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

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文集五十九

答周舜弼書曰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

仁敬孝慈之類文集五十九

周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

其餘何也曰太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

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裡面窮究其

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

兄弟之類語類十六

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語類十六

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

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

恣地語類十六

問問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

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

戰懼之心則必齊莊嚴肅又烏可犯語類十六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字舊訓寬大某看
經子所載或從心或從手之不同然皆云
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
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
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
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
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
鄭氏之音為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

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

後方見得語類

十七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
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
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
說然聖人也不是揮手掉臂做到那處也
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

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如何故惟其憂之
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
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語類
十七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
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
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

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脩而猶慮其
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
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
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於至善既
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
所止焉正心誠意便是道學自脩瑟兮個
兮赫兮喧兮到這裏昏面益背發見於外

便是道學自脩之驗也道夫云所以或問
中有始終條理之別也良為此爾曰然語類

七十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為終條理
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

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象也語類

十七

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
也此是詩人美武公之本旨耶姑借其詞

以發學問自修之義耶曰武公大段是有

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

者甚不易得語類

十六

民之不能忘也只是一時不忘亦不是至

善又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者有所主於

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至善務飾於外

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語類

十六

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

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僖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烜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語類十六

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諱。今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語類十六

答張敬夫書曰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

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刀或鉞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鑢或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推擊鑿鐫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礪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舊說雖與此異

然其以切磋為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為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為治玉石之事而謂切為切其璞琢為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遽磋磋之既平而復加椎鑿則滑淨之上却生癥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

復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
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
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琢為道學
磋磨為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
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為穩帖今既不同
亦不必彊為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况經
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緩緩消詳
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文集三十二

答江德功書曰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
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
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
為無辯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
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
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
又云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
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

得獨為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
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文集

四十

問前王不忘云云。曰：前王遠矣，成盛德至善
後人不能忘之。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
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親其
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
父之所自出，豈非親其所親乎？語類

十六

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
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
其基緒，便是親其親。語類

十六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
一節說至善，後面烈文一節又是咏歎，此

至善之意。語類

十六

答趙恭父書曰：所論大學則似不必如此
致疑，此等大槩諷詠畧見經意，以助知新

之功耳如此拘滯却成支蔓而墮於異學之所訶矣要之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自是語勢當然況又無可疑耶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親賢或指前王之澤樂利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可試考之當自見得

也

文集五十九

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佗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語類十六使佗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

聽訟為末

語類
十六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語類
十六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

語類
十六

大學啓發集卷之三

